共十

疏劄
議
啓辭
呈文

愚伏集

卷四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七

疏箚

辭副提學疏 甲子七月

伏以臣本月初九日祗奉六月二十九日指揮 不許臣以病辭職令速上來者臣承命以來感惶交集寢食不寧不進則分義未安欲行則筋力不堪徊徨累日不知所出竊伏惟念古人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聖人之所印可而人臣之通義也所謂不能者才分不逮一也衰病不任二也有一於此卽爲尸素義難冒竊而況兼而有之者乎臣之情陋空疎

聖明之所已洞燭今不敢更煩臚列惟是病難自力
之狀前狀所陳實非託稱而未蒙 矜察臣請得以
悉之臣禀受虛薄少多疾病中罹慘禍損傷尤重年
未始衰榮衛已凋諸般敗證迭出侵凌而頭風膈痰
爲之根本日益纏綿積成深痼今則元氣衰耗不能
與病爲敵稍失將護則頭目昏眩精爽烟浮小有思
索則心胷痞結呼吸窒礙頃刻之間恍惚欲仆上年
在都中時同僚有親見其危劇而抱持以救之者亦
嘗一發於入侍之際 法筵未罷匍匐徑退雖蒙
聖慈矜憐不以爲罪而臣之不堪出入周衛固已久

矣特其發作有時與委頓床席者不同故不知者或
視爲平人耳 中興收召之初臣非不知不堪從宦
而然猶自力趍詣者誠以 聖人作而萬物覩其欲
仰瞻 天表者實出於臣子之至情而亦念 國命
新造人心未定大小臣僚必須咸萃於 朝廷之上
然後精神折衝可以杜覬覦之萠而臣雖無似亦係
先朝從臣旅進旅退或可爲一塵於泰山故黽勉經
年不敢爲顧惜身命之計今則 聖澤日以益流而
邦本日益固朝綱日以益振而國勢日益尊賢能布
列各職其職共奮贊襄之業如臣迂腐無用幺麽一

夫留無所益去無所損正如江湖之一鴈不足爲多少而其身之疾病衰塌一年甚於一年投閒置散廢伏田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自知其有所不能此臣之所以徊徨累日而終不免再籲於　仁覆之聽也臣竊聞　祖宗朝故事雖重臣賢宰乞遞則聽辭召則許未嘗強之以其所不能以曠天職易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況臣謭劣何關於進退而使　經幄重地久曠至此懇乞　聖明曲察微悰幷臣兼帶　元子師傅藝文館提學　特賜遞改以安愚分不勝幸甚重念臣陳情

乞遆解職始歸自謂於人臣禮節無大違失而側聞
筵席之上論議甚峻至以無禮斥之聞之悚然心膽
墮地今者 恩召再宣而又以病告若加以偃蹇逋
慢之罪則何以自說臣甚懼焉雖然愛君之心自有
秉彝致身之義得之聖訓 眷遇隆重萬死思酬此
心耿耿可證天日事在得已而圖占身便臣雖無狀
義不出此惟 聖明垂諒焉

辭賞秩疏

伏以臣昨日在院中伏覩 聖教以臣前爲副提學
時進講論語特加一資而 奬寵之語有非無狀之

臣所敢承當者臣惶愧踧踖退伏私室不敢以進階之榮爲喜于中也臣自少時固以章句爲業而了無心得之實不過尋行數墨以爲入耳出口之資眞聖人所謂德之棄者而人或不察其實乃以讀書之名歸之以至上誤　君父之聽　中興之初首置講筵臣於是時蓋已瀝血控辭而未蒙　允許每當入侍之際雖掇拾舊聞以備顧問而義理無窮知識有限不能深探極論以發明聖人之意裨補日就之學環顧循省常切素餐之愧其不以不職見評於在職之日已爲大幸而乃於遷官之後至蒙追録榮以華衮

之褒秩以命德之器古人所謂受知於君父者蓋未
有此臣是何人敢當斯典懇乞 聖明俯賜諒察收
回成命於未下批之前庶上無僭賞之失下免冒受
之譏不勝幸甚抑臣於此頗有所獻焉孔子曰道千
乘之國節用而愛人敬事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
之道要不出此而中間一敬字爲五者之本人主之
尤所不可忽也竊念 聖明於節用愛人與民信使
民時等事固已不着力而能而或恐於此字上微有
着力未到處蓋施爲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
爲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爲不敬也伏願 殿下於

其已能者思所以終始之於其未至者思所以至之純心積功推致其極則程子所謂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豈虛語哉使一國臣民涵濡 聖澤者皆知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與有榮矣芹曝微誠敢效其愚僭踰之罪惟 聖明寬之

辭賞秩疏 乙丑

伏以臣以佔畢記問之學其空疎滅裂最出人下而謏蒙 眷遇叨忝非據盖嘗受委以 元子教諭之任而不過隨行逐隊輪日進講而退常恐職事不舉無以仰稱 任使竊覸離經敬業之際誠有日就月

將之益而皆天資英睿有以得之微臣輔導之力實
無秋毫可論於其間也乃於正月二十七日 冊封
禮訖頒赦 踈恩與臣民同慶而特令臣親受賞加
臣承 命驚惶措躬無地先王之法爵以命德未嘗
輕以與人故其有得之者則衆皆榮之以爲惟德之
致禮所謂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此也今臣之淺
陋無狀不能爲太陽之螢爝而去秋進一階矣今春
又增一秩數月之內超躐如此夫無事而食古人猶
謂之盜況可無德而爵乎不惟臣自揣分量以福爲
災深恐僥倖之門自臣而始有以傷 聖朝難慎之

政而啓下民輕視爵祿之心也西伯之庭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彼其濟濟多士夫豈餙爲模㨾以取能讓之名哉誠以其心有不能自安而欲守其常分耳六卿正秩在臣實爲踰分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臣竊懼焉伏望 聖慈察臣衷曲非出虗讓 特許收回成命使得自安愚分不勝幸甚

乞遞都承旨劄

伏以臣之職守非閒慢可曠之地臣之疾病非旬朔可愈之証而例外 恩暇又非微臣之所可常得臣欲感 恩就列則疾病深痼筋骸不能自力欲累日

調攝則職務曠廢分義有所不敢臣之情事實爲狼狽抑臣竊念三告遆職乃國家待臣僚之恒式而臣忝本職以來三告加由者前後凡三矣意者 聖明或以臣爲可以備法從之列而稱出納之任耶臣才非識務學非致用見事常遲慮事常疎辦事常拙此非遜辭乃是實狀尋常職務尚患難了喉舌重地豈容久據子犯告文公曰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而況君乎今臣之叨冒近密首尾已三年矣若非 聖慈矜恕不加督責則臣之得免顚隮保有今日庸可冀乎自今封典已完詔使將臨政院之任於是爲重而

首席尤須得人何可以懵不曉事者仍處其位不思所以更擇乎懇乞 聖明曲賜憐察遞臣職名改畀可堪之人使接待 王人之禮不至闕失而微臣亦得以免於罪戾則公私兩利千萬幸甚

乞解職歸葬亡子疏

伏以臣伏蒙 恩暇守視兒疾而竟不能救遽爾夭逝此必臣福過罪大見怒於神天遭此慘痛之禍而莫之逭也竊念臣之此喪在禮經爲斬衰三年之服乃五服之最重者 國法雖無解官之文而晏然在職出入禁闥揚揚如無故之人亦人情之所不忍而

求之天理決不當如此也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
不可奪喪也盖以至情所在故也使臣抱此至痛而
不以上聞則是自奪其喪也上聞之不從則是 聖
明奪人之喪也臣知 聖明於此必爲之惻然有動
於天衷而不忍奪其至情也臣之見任又是喉舌重
地尤不可一日癏曠又是法從淸列尤不可一日帶
喪而冒玷此理甚明人孰不知 特垂憐察卽許遞
解使臣得以載喪南歸及時營葬免爲不慈之父不
勝幸甚千里旅櫬父子相守一病奄忽擧目無親臣
於此實不能爲懷忽忽無意於人世古人所謂抑而

行之必發狂疾者殆臣之謂也至痛在中語無倫次惟　聖明諒恕焉

辭刑曹判書疏

伏以臣本月七日祗奉　恩旨以臣爲刑曹判書令臣乘馹上來者臣承　命感激繼以涕零趨謝供職之外更無他義第念臣有切迫情事不得不悉陳於仁覆之聽以冀憐察焉臣於秋初以先墓加土受由下來旋以疾病乞遞未克趁限還朝其至情所在實欲窆葬亡子之喪前狀所謂得伸情事者乃所以微發其端而不敢盡其說竊料　天日之明或已默諒

於言意之外也數月以來疾病之侵凌葬地之難得
術家避忌之所拘種種延違久未克襄今則前距入
土之期只有二旬餘日父子慈愛之情終天永訣之
際實不忍棄置徑去兼且臣門户零替親黨鮮少今
若一脚出門則附棺諸事勢將委之於數三僮僕之
手夫斬衰之喪送死之事乃是人道之大經而苟且
疎略不誠不信窮泉一閉不可追改豈不爲没身之
遺恨古人所謂公義私恩迭爲輕重者得非如臣今
日之謂乎徊徨累日悲懼交集去住俱難出門復入
臣於是時誠不能爲懷也伏望　聖慈特賜哀矜適

臣新授職名使得安心自盡於情鍾之地免爲人間不慈之父即是聖人使民不倍之一大政也豈不幸甚竊聞近日邊事多虞西顧之憂未弛於宵旰之際臣適當此時退在遠外不惟臣情理踧踖不寧公議咈然必以爲不恤分義念及於此心膽俱墮然河冰未堅之前必無猖獗之患萬一不幸或有警急則臣星夜趍朝終不敢以私妨公也情迫辭蹙不知所言惟 聖明垂諒焉

辭大司憲劄 丙寅

伏以臣頃忝臺席不能舉職避遞之後重遭物議今

纔十餘日矣寧有抗顏復冒之理且臣本以衰朽之
質傷於無益之痛去冬蒙 恩窆葬之後實無氣力
可以供職而舁疾登道寸寸前進初亦只爲扣謝
洪恩之計而已適値 聖上色憂方殷旋罷大慼不
得不忍死奔走於問安之班爭禮之列而其中則固
已薾然而憊索然而虛矣遞休以來宿患諸疾乘時
發作而其中最難於就列者腰脊酸痛不能拜跪脚
心浮疼不利步趨以此西樞閒職之未出謝況此風
憲重地義當夙夜何可以癃癈之身一日冒據乎竊
伏惟念臣雖誠意淺薄不能效匡救之力乃其所論

則自始至終皆逆耳之言而　聖明非惟不加譴怒復引而置之其地是欲使之畢其言也齊詔曰畜君何尤孟子釋之曰畜君者好君也夫人臣畜止其君之所欲乃爲眞愛其君而世之人主知其爲愛我者鮮矣臣於今日益感　聖明知奬之恩思欲殫心竭力以爲酬報之計者豈有窮已而疾病纏綿未由自力昂首　雲霄但有沾灑伏乞　聖明曲垂憐察特許遞免使臣得安愚分以延垂死之喘不勝幸甚

辭副提學劄

伏以臣恭奉　聖旨以臣爲經幄長官而出自　宸

簡不由注擬 眷渥之隆有踰恒式自惟謭薄何以
得此感惶交集無地容措臣於是職叨竊已多今不
敢更陳不稱之實仰聒 凝旒惟是官聯有序行守
難紊 祖宗朝以來未聞以正二品而侵居是職者
惟 宣廟朝柳希春以一時宿儒素稱博洽善於講
讀 宣廟重之令久於其職尋惜其老 命以正卿
之秩此乃崇重名儒千載一有之事不可以例施而
人授也目今羣彥濟濟林立于朝擇而授之無不可
者頃日銓席所推俱是極選而 寵擢之恩謬及於
陋劣衰退已試不驗之人臣之所以徊徨縮恧不敢

承當者乃其實心而非出於虛讓也兼且臣一二年來衰癃頓甚精神昏眩失後忘前氣力澌憊多臥少起自知不能久於人世而善醫者盖已望之而走矣臣自上年遭喪以後不得入侍 經幄今已浹歲依依一念長在五雲如使稍可自力則昵近 耿光仰聆 玉音乃是臣子之至情而苦辭至此者誠以分不當得而力不能堪也伏乞 聖慈察臣情悃 特許遞改以全公私則 天地生成之恩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豈勝幸甚

乞遞副提學劄

伏以臣之疾病纏綿氣血枯瘁之狀不惟同朝之人
所共矜愍亦　聖明之所下燭而三告乞遞竟不獲
命臣誠憂憫不知所出抑臣之所以不安於在職者
疾病之外更有一節　君父之前何敢有隱臣頃見
崔鳴吉劄中反復攻臣謂臣於　啓劄之中援引經
傳而任意刪減以附己說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云
噫鳴吉豈誣臣者哉但其所以論臣者未免爲深文
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聖賢之於辭無論說事說理
但要文字簡潔義理明白使人一見便知其指意所
在故其引古語不必盡用全文盖以枝其辭則其義

反晦也臣於伏閤忽遽之中方論尊祖之義甚嚴則但引自義率祖之文論殯斂踰制之失則但引尸服以士之文論喪不可不降之意則但引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之文乃其語勢當然不欲枝其辭以晦其義非故爲截去以沒聖賢主意以瞞　君父也其後上劄時所引禮經爲人後條下小註之文則臣實錯誤亦其平日失於照勘記得如此而草劄之日家藏禮經又爲士友所借去未及考檢遂脫所後父早卒之文謂之率爾則罪不敢辭亦非故爲截去也然通典所載劉寶之言曰爲人後者或爲子或爲孫故經但

稱爲人後而不列所後者名以此觀之則古人亦有如此看者矣嗚呼作僞心勞士夫之深耻不直欺君臣子之大罪而以此疑之不亦寃乎雖然鳴吉之知臣淺耳今雖見疑亦不深恨但念臣以無狀受知於君父有年而一朝以文餙欺罔見疑則後雖有引經陳善之言亦無以取信此爲可痛耳至其所論喪禮縱橫萬餘言力主喪必三年祭必自主之說此事是非自有擧國已定之公論非臣一人所當每每爭辨有如角勝之爲者況人方攻我我又非人則雖出公心人必不信而如此展轉只足以瀆 殿下之懷且

念壓降之義 聖見已定雖有異議必無眩惑之患何敢以已陳之芻狗復爲吹吹乎惟是被人峻詞理難晏然不得不冒死瀆擾懇乞 聖慈曲賜陶鎔臣所有經幄長官之職卽許鐫改以安愚分不勝大幸

辭大司憲劄

伏以頃日憲府之劄實出臣子區區愚忠但欲 聖明之德一出於誠施諸政事者終始無替而已亶無一毫邪思雜念於其間也不料人之見之者不察作者本意認爲用盡機關託公售私之語若如其說則臣爲文飾姦言欺誑同僚上及 君父其罪不容誅

矣然非臣本情也 天日下燭不敢多辨獨念今人
由千載之下讀千載以上文字苟能平心察理則無
不默會其意者蓋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而乃
於同朝之間不能詳察郢書燕說一至於此者何耶
此必臣之平日言不忠信無以見信於人以致生疑
於所不疑自反而已何敢尤人重臣言之諫官論之
時議所同卽爲公論同僚之與臣聯名者旣皆因此
辭遞況其措筆搆思當爲罪首者安能偃然復據臺
席行呼唱於道路乎士夫持身惟以廉恥爲重政使
臣本無疾病彈墨未乾決無就職之理懇乞 聖慈

憐臣疾病沉痼察臣情事狼狽　特許遞改使得杜門静伏調養省循庶身心两安不至顚踣不勝大幸

乞遞大司憲劄

伏以臣前後蒙　恩忝居憲職非止一再而罷軟無能曾無一毫裨補於振肅朝綱之事而每以犬馬之疾上瀆　宸嚴罪合萬死臣素患脾虛或飢飽失時寒暑感傷則輒發癨亂幾死而穌此是一生深痼之疾也本月初四日　扈詣園下忽得此證胷腹如刻痛不可忍留落村舍不得隨塵於　扈還之班從駕稽違律有其文雖緣疾病豈不惶悚厥後餘症彌

畱元氣憊之三告乞遞竟不獲 命則又不敢任意
退伏自速逋慢之罪謹於昨日扶曳出仕仍入放榜
賀班頭旋脇引僅免僵仆而退夜間宿疾復作達曙
苦痛今日與同僚有齊坐之約而不得往會明日
春宮朝講臣次當入侍而亦無由自力趨詣狼狽憂
惶不知所出臣竊自揣度本以虛羸之質又涉衰暮
之境疾病侵尋理勢宜然寄寓浮生豈能久長政使
供職於務閒之地且不能堪況此風憲首席何等劇
任而尚可委蛇冒據以積瘝曠之誅乎伏惟 天地
父母矜諒有素乞垂憐憫特開生路臣之本職及兼

帶藝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并 許遞免使得
釋盡蚊負就閒於西樞散秩竊祿養痾保全微軀時
以特進官入侍 經席瞻望 天顔或以窺斑之見
仰備 顧問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而在 聖朝器
使臣僚之道亦爲得矣公私兩全豈不幸甚

辭副提學并乞鐫免兼帶劄

伏以臣一病三十餘日久而不瘳頑忝憲地不得趨
謝 恩命而遞已極惶悚而再昨又蒙新除無路供
職冒昧呈單誠出於萬不獲已昇伏兢惶恭竢 嚴
譴不自意 聖慈如天命遣內醫省病劑給對症之

藥　恩非分內事出例外撫躬感激有淚如瀉第竊
惟念　聖明之軫念臣疾不啻如慈父之視子而長
單還下旣不　許遞又無給由之　命臣誠狼狽不
知所出得非　聖明猶以臣疾爲旬日可愈而玉堂
職務不如兩司之劇自當調理就職乎臣本以虛羸
之質兼之衰謝之年大病一敗之後元氣如綫蘇復
無期昨日所陳衰年氣力易敗難復者眞實語也況
經幄之官職備　顧問當此　聖學日新晉接頻數
之時何敢視爲閒地不卽出仕以積逋慢之誅乎不
得受由而無端退處人臣分義斷無此理懇乞　聖

明曲賜憐察遆臣新除職名臣之兼帶藝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俱係重地不容久曠并 許鐫免使
得安心調理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乞解職疏丁卯

伏以臣攝生不謹昧於愼疾乃以衰朽積傷之骨試
之秋天凉冽之泉宿痾未除新疾遽添欲從容將息
則受暇已久欲扶曳趁還則氣力不任不得已冒昧
馳 啓蕫蒙 恩遆其情誠出於萬分悶迫而本月
十三日伏奉承政院書狀恭審有調理上來之 命
臣誠蹶蹐憂懼不知所出竊念臣素多疾病不堪羸

綴前後呈病不知其幾而浹旬之頃或能自力供職自 聖明視之則其所陳疾病之狀近於不實其間又有情事狼狽不安於在職而不敢直陳不得不以病爲辭者此雖古人之所不免而其不能見信於君父則殆有以自取也今臣之衰悴憊乏已到十分地頭與平日絕異而 聖明猶泛視之無異平日若是而無以自說則上下之志幾於不通而臣之自許受知於 聖明者妄矣能不悲乎臣犬馬之齒今六十有五矣前去古人致事之年歲月無多而禍患慘痛之餘喪心失性日用之間神不守宅有如迷罔之

人而今年則甙又甚焉如此而猶欲夙夜於侍從之列則必不免生行死歸之歸而其與決性命之情以號養富貴者無以異矣 聖明亦何取焉伏惟 天地父母矜諒有素如蒙 特賜陶鎔卽許遆免使得投閒就散於時月之頃安心調護收召魂魄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聖明之賜也

乞遆藝文館提學劄

伏以臣少學雕蟲倖竊科第本不以文翰自期所帶藝文提學直是冒濫之尤者上章懇辭者一 榻前陳達者再而未蒙 允許雖泯默隨行不敢每每塵

瀆而中心不寧則實未嘗一日而自釋也乃者伏見
鄭光績以所帶館職與知事張維官聯資級互有上
下合官坐之際兩皆相礙陳劄乞遞獲遂所願臣之藝
文提學亦有此礙使臣能舉一反三因彼識此則卽
當援例請遞之不暇而全然放過昨聞李晬光上劄
而後始覺其瞿然不安臣之慮事疎脫不能詳審每
如此眞諺所謂不識坐立處也抑臣之所未解者光
績旣蒙下該曹禀 旨遞改而獨於晬光靳之中庸
九經體羣臣其一也先儒釋之曰視羣臣猶吾四體
以是而格之則入於四體本無左右輕重之別疾痛

痾痒豈容二視而 聖明之所以待四體者則未免
爲二視矣是何意歟臣之以睟光爲言者非爲睟光
地乃所以自爲計蓋欲從同同也子朱子之言曰聖
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少不處今之官司
會坐乃是 朝廷禮法之所在一有紊亂則其爲不
安奚啻於不正之席哉而 聖明必欲強之使處又
不裁之以義理之是非而但曰自有前例前例之有
無臣不敢知設或有之必是不察之謬例何可苟然
循襲而不爲之釐正乎懇乞 聖慈特賜諒察下臣
此劄于該曹或令大臣議定上以正 朝廷官序體

面下使微臣得以因此釋去蚊負而自免於詩人不稱之譏不勝幸甚

辭勳熙疏戊辰

伏以臣病伏私室晩得勘勳之報臣之姓名亦叅其列臣實驚駭慚惶不知所出臣聞命之事而供之者臣子之常分其不能者罪也故傳曰君令而臣共又曰臣不能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此先王之制而以供其常分者爲功或車服以命之帶礪以盟之者皆叔世之事也臣於本月初七日以本職循例進叅鞫廳其詰問取服等事大臣專主而亦職耳不自

以爲功況如臣備員伴坐者有何可紀之勞而厠名於其間乎臣始見許禰之疏援引他人至舉大臣推官以爲分功之地私竊怪之以爲彼雖元勳何得僭妄如此亦不料畢竟事至於此也臣雖萬萬無狀亦嘗聞士夫廉恥之風矣世之無功得勳者固不爲無人而亦未有如臣可恥之甚者取笑清議見譏後世姑未可論而只自心自愧已難擧顔於人前若是而未蒙 諒察則豈不寃甚臣以狗馬賤疾陳情乞遞而遣醫看病之 命出於常數之外感 恩知罪已有福過灾生之慮而況益之以罔功之勳以促其禍

乎懇乞 聖慈特賜憐察 命於勳籍中削去臣名
幷與本職而遞改之使得屛伏守分獲免吏議乃天
地生成之恩也臣無任祈懇切迫之至

乞減下兼帶知義禁劄

伏以臣自中興初忝居本職至今六年之間雖間或
出入他司而居是職者過半焉不可謂不專且久而
了無絲毫補裨 袞闕贊襄 聖德之效噫無功而
食虛竊 寵榮豈臣夙昔之心哉中夜思惟常切慚
惶不意今者復此叨冒而出於覬外加望之 命臣
誠兢惕不知 則哲之明何取於已試不效之愚臣

而復欲引置近密之地乎感激之深不知所以報稱也第有一事臣兼帶義禁府知事之任最重且劇而職是刑獄以館職兼帶不便先儒所謂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者眞至言也臣聞本朝故事三司長官不兼禁府遠事雖不得一一攷徵在 宣廟朝黃佑漢兼禁府及授本職即爲減下館中老吏有能言此者此乃明證也惟昏朝有一倖臣冒據而不遆云夫玉堂之與兩司事體無間而今之兩司不兼而玉堂兼之者安知不自此人成例耶若然則謬莫甚矣臣本固陋於朝家典故尤所懵然除授本職今

已浹辰而禁府之任依然兼帶豈不爲有識之所恠乎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亟令銓曹照例減下仍令自今以後定爲恒式一洗昏朝謬例則不但爲微臣之幸也竊念逆獄之後 講筵久廢自非文王之聖安能不諫亦式無藉於薰陶乎數月以來 命令之發多不和平如以無據臆說斥大臣而蔑視青銓官以苟且修飾教臺諫皆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得非深居燕閒之地所存所養或不能深厚而然歟目今獄事已畢而天時亦不甚熱引接臣隣宜不可緩如臣衰朽昏憒必須專心一意收拾舊聞方可

以仰備 顧問或蘄開發而人心不可兩用刑獄劇務何暇兼察臣誠不敢自便事理如此惟 聖明省納焉

乞遞副提學劄 己巳

伏以臣之迂腐空疎了無寸長僚友國人之所知況以 則哲之明何所不燭而只以陳編敗簡中一二窺斑之學猥蒙 聖眷出入帷幄首尾已七年矣雖撫躬感激粉骨思酬不敢不自盡心力於責難補闕之事而見識懵陋誠意淺薄終無一毫裨益於日新之 聖德而內省其私則日用言行之間尤悔日積

上章 主恩下負初心中宵仰屋旣懼且悲今則犬馬之齒已迫懸車虛羸之質受傷又多少有感觸輒發大病頃者數百里行役豈是大段勞倦而內傷甚重幾至危域至今餘熱未除食不知味元氣澌乏完復無期三告乞遞實出於憫迫之危懇而未蒙 矜諒又下格外 恩由臣欲出而供職則疾病難強欲仍爲調攝則 異數難安憂惶狼狽不知所出抑臣於此又有所大懼焉 國朝官制三司爲極選而長官尤重玉堂所職又在於補養君德則責任之重視臺諫尤難苟非其人莫宜一日冒居顧臣一介庸夫

有何愈人之事而猥據重地積歲窮年有若可以擔荷此任者竊祿妨賢豈不爲士夫之深恥乎使臣雖無疾病當退久矣況其沉綿憊敗一至於此雖欲貪戀 恩榮自力就列有不可得矣懇乞 聖慈曲垂憐愍特許遆改使得安心將理收拾精神他日或隨特進之列瞻望 淸光仰備 顧問則不惟臣之志願千萬滿足於 聖上體下施仁之道亦爲得矣幸甚幸甚

乞遆禮曹判書劄

臣頃以浴椒調病事蒙受 恩暇刻日將發之際忽

有新除 恩命供職未久旋即告行極知未安而第
今秋涼漸重椒氣方盛若復遲延數日則臣以虛羸
衰弱之質必不耐浴且念臣扶病遠路難於跨馬將
欲買舟泝江取路丹陽以行計沐浴調治迤邐往返
之頃必經數月宗伯重任何可帶行以曠天職伏望
聖慈曲垂諒察特許遞改使得安心下去從容調攝
或爲完復之人則自今至死之年皆覆幬之 恩豈
勝幸甚

乞遞職致仕疏

伏以臣本月二十一日祇 奉承政院有 旨書狀令

臣勿辭調理上來者臣承 命兢惕不知所出臣本受由下來因病留落如使旬朔調治可以自力則何敢故爲徊徨以重違忤之誅哉誠以衰朽之質本不能與病爲敵而寒泉試身之餘元氣益敗沉綿萎薾日甚一日雖欲扶曳登程寸寸昇進而終不能自由也仍竊伏念臣以愚陋過蒙 聖恩眷遇之隆蓋有古人所不能得者而才駑識劣職守隳廢首尾七年了無一事自效以少酬感 恩圖報之心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恥也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臣雖無狀亦非全然無恥之人中宵仰屋內省自

愧者非日月矣矧今年齡愈邁疾病愈深精神耗脫
旣無以方物發慮肢節痿癈又無以陳力就列周任
所謂不能者止乃森然法度之語也先王之制人臣
致仕以七十爲節盖以筋力之可及者期之也今臣
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而筋力之不可及則已不啻古
人懸車之年矣臣於今夏五六月間一病經旬萬事
灰心惟恐一朝溘然使世之持淸議者操筆而評之
曰某也竊位明時無一猷爲而懷祿不去竟死於旅
邸云則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寃哉此心耿耿至
今猶在此臣之所以凋年惜景撫枕悲吟思欲納祿

深居畢命於松楸之下也念惟　聖明之於臣素深
矜憐所欲必從臣之於　聖明仰恃　知照有懷輒
達況此行休進退之際何敢心懷苦意而默不自陳
以自阻於　體下之仁哉臣聞聖王之使臣也以禮
而不爲拘迫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爲姑息伏願
聖明愍臣癃病遞臣職名諒臣危懇許臣優閒使臣
得以禮進義退自免於鐘鳴漏盡夜行不息之譏則
使之以禮愛之以德無大於此事關治道不特爲微
臣之幸而已也嗚呼生逢　堯舜便欲永訣豈臣夙
昔之心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愚衷滾滾言不能盡

臨紙滂零精爽飛越惟 聖明垂諒焉臣無任慚
恩畏罪激切屛營之至

辭吏判 召命疏 己巳

伏以前月二十日都承旨成貼書狀令以卿爲吏曹判書銓衡之長不可暫曠卿其趁速上來事有 旨臣於二十八日北望拜受訖 恩隆感極任大心驚隕越兢惶不知所出臣之迂腐空踈不合此任人孰不知題目之下公論必發此固無待於縷縷自列惟是疾病澌憊之實人所不知而惟自家能言之又念前日之疏既已略陳悲懇而非徒未蒙 矜諒又未

有可否之 命以此惶恐不敢再爲干瀆臣之情事亦甚戚矣第臣於此更有難進一節 君父之前何所不言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因疾病深痼無路趍
召不得已昧死封章懇祈遞免併申休退之請適緣
監司洪霶巡在遠邑不能以時轉 達計程校日則度於前月念前必得上徹 宸聰而今此新除 恩
命恰在其時是則愚臣瀝血之請出於片片赤心而
聖明方且視爲游辭僞讓而直以好爵縻之此豈
聖明平日推誠體下之道而古人所謂羿小取大以退媒進者不幸而至臣之前矣噫世雖有甚無恥之

人寧有昨日以禮部陳病乞退而今日得天官優卽抗顏者乎政使臣昔疾今愈已難承 命况臣前疏所謂筋力之不堪不啻古人懸車之年者蓋已日甚月益終無以自力者乎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特賜憐察亟命遞改使銓衡重地不至久曠而老病愚臣亦得投閒就散免爲僵死道路之鬼則公私之幸曷勝言哉嗚呼命召而不俟駕固是臣子之常節而两難交前不敢冒進雖義之所在禮有時屈而跡涉違忤伏俟 嚴譴惟 聖明裁處焉

再辭吏判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冒死陳情懇辭新 命以辭
小取大求退得進爲人臣難進第一義理旣而祗受
初一日成貼政院書狀則知當初辭禮部之疏中道
遲滯至於十餘日之多臣疏所陳不免於錯料妄發
之歸屛伏惶悚顯俟 嚴譴不敢再有陳達矣昨日
伏奉十一日成貼政院書狀則 聖批溫醇不惟不
以爲罪而委曲開諭有同家人父子誠不自知臣之
無狀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感激之深惟當扶曳趍
謝之不暇而第臣疾病衰頹之狀日甚一日氣血筋
力萬無供職之望而其中精神尤甚昏憒發言遇事

率皆失後忘前慌茫恍惚有如魂不宅心者然夫人之所恃以應事接物者只此方寸虛明之地而其昏憒如此雖尋常職務亦難於酬應不差以稱任使之意況此銓衡重地乃古之所謂摠百官平邦國者此何等大任而敢欲效力於擔荷自同負山之蚊蝱乎前日 聖教有曰銓衡之長不可暫曠以臣愚見曠則猶可授之匪人而敗官僨事則其不可又甚以殿下之明何不察乎此耶禮曰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愚憒自揣甚熟何敢不量而冒入以上誤 聖恩中誤國事下誤臣身乎使臣力疾趍

召而分毫有益於國則雖僵仆道路有不暇恤今既
決知分毫無益而不過爲生行死歸之人則臣之冒
進於義何居此臣之所以內省已分外度時事反復
思惟終不敢抗顏者也知舊之責臣者皆云 君召
不趍堅坐三辭得無涉於偃蹇而不恭乎噫此誠然
矣然人臣之所以事君者一進一退惟義是視不可
但以聞命奔走爲恭也先正臣李滉之言曰可進而
進者進爲恭不可進而不進者不進爲恭可之所在
卽恭之所在旨哉言乎在臣今日之義彷徨而不敢
進者正所以爲恭也懇乞 聖慈察臣愚陋無能之

實憐臣衰病不堪之狀特 許遆免不強以所不能
使得守分丘園安心待盡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臣無任感 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辭吏曹判書兼大提學劄

伏以臣之本職萬不相稱眞所謂分不當得者況又
得之於衰病乞退之際揆之義理尤不當冒進而累
辭不獲 召命荐降則人臣分義又不敢一向厮捱
黽勉力疾扶曳登程初亦但欲扣謝 恩光旋乞遆
免非敢有陳力就列之望及至郊圻又聞有文衡之
命則驚惶愈甚措躬無地殆欲高翔遠走而不可得

也竊念臣以無似久忝從班苟非　聖明曲賜保庇
恕其所短而不強其所不能安能得免罪戾以有今
日尋常銘感蓋不以苟榮為一時之幸而實以受
知為曠世之　恩豈料垂死頹齡未蒙　矜諒遺大
投艱埤益無已任其顛沛而莫之恤如此乎噫人物
權衡文章司命國之重任二者為最政使其難其慎
必得其人各責所長猶懼不堪而一朝總而委之於
昏憒拙陋之人此猶負僬僥以九鼎而益之以黃鐘
迫之令起而不憂其覆壓撞碎縱僬僥死無惜獨如
鐘鼎何嗚呼其危矣伏願　聖明深惟天位天職之

重不可以苟授匪人 曲察愚臣瀝血之懇非出於備數例讓 收回成命改授可堪之人則愚臣之幸卽國家之幸也臣觸冒風寒寸寸前來宿疾沉痼澌憊委頓而此則姑不敢言惟 聖明之憐察焉

再劄

臣昨上一劄乞免本職及兼帶文衡之任而卽日伏奉 聖批似若於臣之情事未盡 洞察此必緣臣扶病驅馳之餘心神慌茫措語未瑩致誤 睿鑑如此伏地惶悚乞不勝悶鬱之至臣之苦辭兩任非出於例讓誠恐力微任重必致僨敗 國事以誤 聖

眷不但爲自已計也伏願　聖明曲垂憐察將臣本
職及兼帶大提學並　許改差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覆幬之　恩也僵仆旅榻情隘辭蹙不知所言

乞遞吏判劄 庚午

伏以臣之所患本非一時偶然發作旬日調治可愈
之証積傷既多齒髮又衰元氣澌乏精血枯渴四肢
百骸不能自強實無陳力就列之望其中最所憂悶
者心神凋耗日甚一日慌茫恍惚殆類失性之人人
之所恃以應事處物者只此一點虛明之地而昏憒
暗塞一至於此雖欲自力供職小答殊遇而其路已

無由矣不然則當此　主憂之日何敢發口言病三
告乞遞實出於萬不得已而加由之　命又下於格
外憂惶狼狽不知所出抑臣疾病之外又有大段未
安者　君父之前何所不達近日出師之擧臣固不
敢不以爲是而事機變遷師期延緩愚臣過慮之憂
無所不至但見其難而未見其易乃於廟筭旣定之
後猥陳妄見雖未必不出於憂國之血誠而動撓軍
情之罪則果有之矣進劄之日旋聞　廟堂回　啓
判下有令後論以重律之　教臣聞之惶恐席藁
日而終未有　指揮臣誠不敢以得逭刑章爲一已

之幸而深以 命令反汗爲國家之憂也設或 聖
慈矜諒謂臣迂腐書生全無膽氣發此㤼㥘乃其常
事不足深誅亦當有未減之律以科其罪不宜全然
不治視爲無犯使之仍據忝竊之位盤礴而不動也
此臣之所以承 命憂惶終不敢力疾僶出以爲供
職之計也伏乞 聖明曲賜諒察鐫削職名使得安
心伏罪退縮省愆則求之公私實爲兩全不勝幸甚

再劄

伏以臣三告一劄皆未得請惟當黽勉力疾忍死供
職而反復思惟畢竟昨劄所陳終有不能忘者蓋臣

之當初妄陳雖在於備局 判下未見之前而其爲恇㤼之言動搖軍情則固有之矣 廟堂旣承 嚴旨則自當有依例處置之事而 留中數日終不啓下臣於其時惶恐踧踖措躬無地不得已而呈病乞遞則又以見知 判下與否 下問於政院以爲曲全之地臣之感戴 洪私固天地莫量而 命令反汗之失緣臣有以致之臣之罪至此而大矣竊想聖敎有曰似無所失是則雖以 聖慈之委曲矜恕亦不能謂其的然無所失矣臣何敢貪 恩冒 寵晏然就列自處以無罪之人乎懇乞 聖明深加諒

察亟 賜遞免使臣得以就分安心乃爲眞愛臣也
瀆冒至此極知罪死而中心不安不能自止誠以爲
人之處世與其心不安而身安寧身不安而心安也

乞遞吏判劄

伏以臣衰年痼疾積勞而極陳力就列實所不堪冒
呈辭單至于再三冀蒙 聖慈矜察許以投閒而
聖明視爲大政後循例應文之事漠然不加之意臣
竊惆焉夫銓曹之兩都目俗謂之界滿蓋言其遞例
當遞也當遞不遞則爲喪失廉隅貪戀權勢之人故
自 祖宗朝以來前後居是職者雖無不可堪之病

莫不力辭苦乞以必退爲期誠以重地不可久撓以犯人嘲笑也况臣禀賦虛羸一生多病之狀同朝之人莫不憐愍近自數年以來傷敗益甚種種危苦之症乘時發作逐日增加熱壅頭面眩暈欲仆胷膈痞悶食物不下腰脊酸疼俯仰拘急膝脛瘦弱行步艱辛盖其一身之中自頂至踵無一處不受病如此而得與壯盛完實之人騈肩並脚逐隊隨行固已難矣然此猶形骸之病苟能善爲調養則未必便死至於心神慌茫前後遺忘對人應酬之際頃刻而失其話頭有如喪性之人眩瞀迷罔此則死期將至之候人

之見之者不待明於醫術而皆知其不久於世矣前
此告病之際亦嘗以此累徹於　冕旒而　聖明或
不深信則未必不視爲重稱過實之言臣請以近日
所犯一一自首以明其昏耄顚錯不稱任使之實而
追服　嚴譴固有所不敢避也頃於大政之日臣以
姓名鄭基隆者注擬於　光陵參奉受點之後追而
詢之則本無是人云盖臣於爲官擇人實不敢不盡
心力而於初入仕尤加謹焉顧識人不多患無以愼
簡則常與人語必訪問可用之人客去之後隨卽識
之略效古人夾袋故事而旋聽旋忘誤錄其名以致

做錯如此以若精神何事可爲只此一事已難一日冒居銓席臣誠惶悚若無所容懇乞 聖慈察臣病謬無用之狀治臣失誤不職之罪亟 賜鐫免使之屛伏省愆以安愚分而因得久久將息或延垂盡之命則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再劄

伏以臣誠無狀然於臣子分義則講之熟矣出仕三日旋復呈告豈不知罪涉違忤柰疾病委頓斷無陳力之望不得不昧死陳懇冀蒙 憐察而微誠未格乃承調理出仕之諭則 聖明以臣病爲可以計日

待愈而臣言爲游辭圖免也臣之赤心寃悶畧白無路今欲出而供職則氣力不堪欲退而將息則 恩暇未下憂惶狼狽不知所出況今迎 詔大禮只隔兩日何敢無端退伏不隨從班之後乎事勢至此實爲窮蹙竊念君臣之間有同父子世豈有抱病之子宛轉於膝下而父不知恤乎君止於仁即父止於慈懇乞 聖明曲賜矜憐特許遞改使得病伏調理或尋生路則實西伯翕暍之政也豈勝幸甚傳曰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暇緩聲臣之連日瀆冒罪固難逭情則可恕抑非有恃於 眷愛亦不敢爲也惶悚切

迫不知所云

三劄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志願則宜無所不自盡如或一毫不自盡則是自踈於父而未免爲不孝矣聖人之心思天下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況忍令咫尺階墀之下有不自盡之臣僚乎臣知其必不然矣今臣以不堪供職之狀呈單者四陳劄者再前後悲懇蓋不啻弱子之號泣於慈父不可謂不自盡矣而 聖明視之漠然不加憐察此必臣之所以自盡者猶有所未盡也今請不

避強聒之誅而罄竭其兩端可乎臣之氣力衰憊之狀今不欲更以狗馬賤疾上溷 淸聽惟是精神耗奪之証實爲不堪供職之大節目如向日齋郞誤擬之事聞者莫不駭笑皆知其不可冒擴而 聖批乃以無心之失恕之夫所謂無心者只是一時心放偶未覺察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爲者意存則斯察矣今臣軀殼徒存而神魂已亡臨政處事固未嘗不欲盡心而率皆顚倒繆戾不能合理方其做錯之際不自覺知及聞物議然後始悟其非而已無所及凡事如此前日之自首者特其一事耳此豈偶爾

無心之比哉　聖明之所以任官擇人者豈不欲其職務修擧以裨益國事乎庶官末職猶不可授之匪人以曠天工況此進退百官古之所謂冢宰者是何等重任而乃以形存心死之一偶人處之乎嗚呼其危矣他日誤事之罪將有大於齋郎誤擬之事則
聖明亦不能每恕而每赦矣臣身固不足惜獨如國事何哉竊念今日國家之勢岌岌如累卵而所恃以爲元氣者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作好作惡各以其意天下之事合則強分則弱此必然之理勢也率是以往將見日就渙散終至於淪胥而後已豈不大可憂

考政使開誠心布公道不立私黨人所信服者秉其
臧否之權責之以銓敘流品保合大和猶恐人心不
似我心做時不似說時或難於寅協無間以濟于艱
危況臣駑劣無能最出輩流之下而又是數十年來
名目中人雖欲仰體　聖心同人于野人誰肯相信
況其病衰昏耄日甚一日一有動作疵病百出其不
能少效涓埃報答　知遇之恩臣雖不明自知甚審
如是而貪戀　榮光遲徊不退則其與決性命之情
以饕富貴者相去幾何而　聖明亦安用如此陋夫
爲哉懇乞　聖慈察臣病謬無用之狀已難任使諒

臣不安尸竊之心尚有廉恥　特許遆免置之散地
使得省愆屛伏守分保拙自免於風人素餐之誚則
不勝千萬之幸

乞遆吏判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六日聞有人匿其名懸書於崇禮
門目臣以天地不容之罪晻昧難雪之名臣始而骨
驚中而心痛終而氣忿便欲溘死而不可得則惟有
閉蟄深潛不與人相接乃爲自處之道故卽具長單
引病乞遆其實非病也實念臣雖無狀平生所以自
檢其身者猶欲無受爾汝於人而乃於垂死之年遭

此不測之辱以貽淸朝薦紳之羞臣自今誠無意於人世也親舊之爲臣謀者或謂匿名之謗雖父子親密之間猶不得傳說況於九重深嚴之地乎分之所不敢也此言似矣而臣猶以爲不然也夫所謂父子間不得傳者蓋以兇慝之人潛形匿影以爲陷人之計見而傳之則適所以成其計故絶口不傳使凶言不得流布耳今則不然白晝都門大書高張頃刻之間國人皆知秘而不傳非惟勢所不能於義亦無據矣當初告病之時不敢以實者但得身避重地免入唖黙則兇人罔極之言不必上徹 宸聰而今旣不

遂所願則直陳求退之外更無所爲臣之情事亦甚戚矣嘑蹴之厚至微死生之事甚大然而終不肯受者誠以耻之於人大矣無則非人故也臣之所蒙又是人理難容之惡何敢曰已無是事人言何恤而靦然於士夫之列乎若然則臣與其人殆無以別矣聖明亦安用如此無耻者爲哉伏願 聖慈察此苦意亟 賜鐫斥使之退伏丘壑以畢餘生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聖明再造之恩也臣無任畏罪慚 恩激切屛營之至

乞遞大提學劄

伏以臣之才分眞如襪線無一箇長百事皆不及人而文翰尤非所長其得早年决科通籍金閨已爲僥倖之甚至於文衡重任則非徒臣夢寐之所不到一國公論皆知其維鵜在梁矣往在中興初故相臣申欽爲銓長好而不知其惡擬臣以藝文館提學此是文衡養望之地臣於其時上章陳懇謝以不堪而終不能力辭牢讓以得請爲期臣於是不免爲上欺君相矣今則齒髮益衰精神益耗且自哭子悲傷之後目常腫爛不能開卷讀數行書已五年矣古人之爲文以多積而薄發爲能天下安有不耕而穫者乎

以此神思消落語意拙澁尋常作知舊間書尺把筆沉吟索然而不應況望其修治辭命以應對 天朝交好隣邦不至於敗事乎臣雖不明自知則審決不敢代大匠斲以血其指曾於 榻前再申苦懇而聖明認爲謙讓不卽快許然而區區匹夫之志則終有不可回者特以所承誌文改撰之 命尚未奉塞故遲延至今耳今幸已得脫藁入石有期玆尋前日面請之語敢此號籲伏乞 聖慈曲賜憐察特許遆改不强其所不能使入於僨事之誅則非臣一身之幸也抑臣聞 明廟朝洪暹爲此任以衰老辭 明

廟下相臣議其時領相議曰文章與氣爲盛衰洪暹
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聽許暹卒以此釋重
負云是時暹之衰暮不及臣尚遠而 君相之處置
如此易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
此之謂也伏望 聖明以 明廟之心爲心以 明
廟之事爲法下臣此劄詢之 廟堂則今日大臣獨
不能察臣衰暮而釋臣之重負乎臣之切迫祈懇誠
在於此

再劄

臣於頃日以文衡重地不堪久據之實瀝血號籲冀

蒙 矜察而伏承 聖批溫諭不許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臣常三復感歎以爲至論今
臣之蒙眷於 聖明自謂無間於父子而未免有不
見知之歎以今觀之則豈古人之言猶有所未至也
臣之不合此任舉國所知而 聖明猶以文翰期之
至其病憊已甚不任供職之狀則同朝之人莫不憐
愍而 聖明猶以爲未甚衰老臣竊寃之使臣才器
氣力若稍可堪則受知 明主致身華列乃臣子之
至願而古今之所同臣非喪心失性之人亦何苦而
必欲遁免至於再辭三辭而不知止乎此必無之理

也竊念上之使下必度其可及者而責之其所不能
不強使爲此聖人之所以能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
之務也是以　祖宗朝以來名卿重臣辭位而得請
者比比有之其見於銘誌文集中者可攷而知也蓋
其上下之間情意流通有願必遂如此豈不爲有國
之盛事乎臣之前後乞免此任實出於血誠而　聖
明視爲游辭飾讓不肯準許是則臣之於　聖明非
惟不見知乃爲不見信豈不寃甚懇乞　聖明察臣
駑劣無能憐臣衰病已甚　特許遞改使免代斲血
指之患則不獨於臣爲幸乃是朝家之幸也

乞遆大提學䟽 辛未

伏以臣駑姿驥粟蚊力山任常恐 寵過而災負重而踣臨淵集木七年一心至於銓柄文衡一時荐加則心悸膽慄之極愈無所措躬矣幸賴 聖德如天曲賜陶鎔使得從容退閒自免於罪戾狼狽之歸臣誠感激不知死所惟是文衡重任尚在肩上念臣前後歷敭孰非不可堪之地而其中尤不近似者此職爲最昂首求哀冀蒙 恩遆蓋亦非一再矣况今頽齡日邁眞氣日耗少有感觸易爲疾病冬間受由下來時行到皮盤嶺上忽遇暴風猝至掣去帷帳瞥然

之頃心神怳惚懵瞀驚悸有如將絕之候自此以後稍或心動輒發此證盖積年痰眩因風重傷漸成怔忡之病分爲廢疾之人以此氣力生入脩門瞻依耿光自知難必況望其陳力就列從事於筆研詞翰之間乎懇乞　聖慈曲垂憐察將臣兼帶大提學特與遞改此外經筵職名及　世子左副賓客一併鐫去使得安心屛伏收召魂魄以延歲月之命則天地生成之恩何可量也情迫辭蹙不知所言臣無任感　恩知罪激切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本月二十五日伏奉承政院書狀恭審　聖
批不準臣辭令臣從速上來者臣受命惶感不知所
出使臣氣力稍堪扶曳則入臣分義何敢受由下來
仍爲留落之計臣之道途受傷實如前疏所陳沉綿
時月漸成痼疾怔忡驚悸之候發作無節今則瘦削
羸乏委頓床席不能出門戶雖欲自力登程已無由
矣昂首　層霄但切霑灑臣竊聞　慈殿違豫之候
尚未復常逆變又起逮捕未息此豈臣子一夕安坐
之日而退伏私室末由趍赴臣之罪戾又不但違忤
召命而已臣又聞　朝廷方有奏請之擧而使臣之

行亦必不遠草創討論等事當集衆思而臣職忝辭
命尤不當退在遠外爲此憂懼愈無所容懇乞 聖
慈深加諒察將臣大提學一任爲先遞授可堪之人
以便公私仍下有司量施譴罰以正臣前後逋慢之
罪不勝幸甚

乞致事疏 壬申正月

伏以臣少而讀禮老而無成但知七十致事爲禮經
之全文人臣之盛節而知進不退爲大易之深戒顧
其蒲柳易衰稀年難到則常恐一朝溘然死於尸竊
之中以爲 清朝之羞此心耿耿日夕不忘蓋自己

巳之秋巳上乞退之章其言悲切 聖明倘或能記
之矣及至辛未力疾赴難之後元氣大敗精神氣力
脫然非復前日居常懍懍如不能終日今幸賴天之
靈得至謝事之齡矣念昨日年滿今日告老似太急
迫而實以一生情願有在於此不欲遲延等待謂有
明日千里封章誠出於危苦切迫之悃伏願 聖明
垂憐財察焉古人以老不致事比之於鐘鳴漏盡夜
行不息者甚言其貪戀冝行當止而不止也若此者
臣之所大恥而 聖明亦不當以此期待於臣隣也
臣上年見金尚容亦以此事陳疏而 聖明不許其

不許者非有他意特以國方多難事異平日而尚容
筋力未衰人臣之義一息尚存當有効忠宣力之事
故也今臣軀殻徒存精神已脫留臣在朝端只糜廩
粟而已一事何補臣竊悲之嘗見禮經有不得謝之
文䟽家釋之曰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皆
却而退去之義臣每讀至此未嘗不黯然而悲潸然
而出涕不謂今日臣踐斯境也蓋臣之出身事主今
四十有七年矣雖其智慮淺短知識蒙昧不足以圖
事立功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誠則純然赤心實
未嘗一日暫離於 黼座之傍今臣自此辭矣昂首

層霄雲入望臨紙涕零不知所言臣無任瞻 天
仰 聖激切悲徊之至

乞解職疏

伏以臣之病勢危篤已到十分地頭盖其引年乞退
實出於悶迫祈懇之血誠而前日伏奉 聖旨敦諭
不許至有調理上來之 教是則 聖明以臣爲游
辭僞讓也臣本一生伉拙未嘗爲矯飾之事乃於七
十垂盡之年學爲睢盱前卻之態以釣能讓之名則
神明必殛之矣今臣之所大悶不聊者 聖明既不
許臣致身而職名尚在身上其進退無據至此而甚

矣 聖明亦安忍使臣狼狽至於此乎愍乞 聖慈
察臣危苦之衷亟遞臣本職俾得安心待盡乃 天
地父母生成之恩也臣不勝悲泣祈懇之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七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八

議

交河置京議 壬子

臣以迂腐書生不識時務風水之說尤所懵然兼且生長東南足跡未嘗一到交河地今承清問不敢妄議便否但以所窺於陳編者泛論事理則國之置都大事也大役也前古帝王除創業定鼎者外守成之主未有無故而議此者盤庚之亳邑以有圮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爲朝貢道理之均衛文公之楚丘又在於爲狄所滅之日玆皆出於千萬不得已之大計

曷嘗可已而不已哉今　國家旣無殷周之事雖遭兵燹法宮旋成又非如野處漕邑之衛則臣未知今日之議此有何不得已之故也如無不得已之故而只因一術士妖妄之言議此大事謀此大役則未論民窮財盡時詘擧贏臣愚竊恐有歉於　大聖人高世之智也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於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只一箇長安秦居而促漢居而永此是千古之明驗而今昔之恒言臣知　聖明必以爲已陳之芻狗舍此之外亦無他說伏惟　上裁

宣惠號牌便否議 癸亥

伏以本日朝政院宣示 聖旨宣惠廳國之大事而創始之時適值大無仍爲設行便否自今冬設號牌廳明春爲始擧行便否及軍兵教鍊之策令二品以上今日內獻議者臣以迂腐書生不識時務而職忝宰列旣奉 聖命不敢不略陳淺慮以備 採擇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煩瑣奸蠹易容不可以行之久遠然設行於畿甸已多年紀尙爲民情所便此是已試之效且念今 廟堂諸臣上體勤恤之心竭精殫思務以便民其講究纖悉必無遺策故前日右贊

成臣李貴建言以年荒請寢其事而臣意則以爲此是損下益上之政則當此凶歉决不可行本爲輕徭薄賦而設則凶歉之歲尤當急急施行以紓窮民一分之力盖嘗以是陳達於　榻前矣近聞外間論議頗以利不十而變常爲慮恐或末後狼狽此是出於憂國愼始之意非欲沮撓其事也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過木二疋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疋而今宣惠廳所收一結當取三疋則一夫當取二十四疋較之常年所收則殆加三分

之一焉外方之民聞　朝廷講究利民之政拭目傾
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則必將譁然而
駭愀然而愁矣然則雖在豊歲猶不可行況今百穀
不成而木花尤甚　廟堂之所以辛勤勞苦求以便
民者適以斂怨於民臣意不如姑徐待稔熟講而行
之雖無大益亦無大損矣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
良法　國家欲簽丁選兵以爲教鍊舍此他無善策
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息騷屑於行賫居送不知有
新化之澤而遽聞此令之下則或不無鳥驚魚駭之
慮然善爲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不至於必不可行

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必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刺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少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旣不能此則唯給保一事乃爲前代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塡充壬辰喪亂以後尤爲蕩然而教鍊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我國武略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着實行之則必須先行號牌之法多得閒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矣伏惟 上裁

號牌量田議 乙丑

今之論號牌之法者多以爲不當而臣則以爲甚當
今之論號牌之行者多以爲無難而臣則以爲甚難
臣請言之率土皆民百姓皆兵而或終身戍守害及
族隣或無役閒遊息偃在床大夫不均之怨未有甚
於今日而論其多寡之分則無役者徧國中爲兵者
未什一以故闕額未得充逃故未得除而國爲無兵
之國號牌之法行則壯實者簽入軍伍老弱及貧無
業者量收價布以助軍餉民無不均之怨而兵爲可
用之兵此臣之所以爲甚當而今日之急務莫有先
於此者矣雖然人情莫不欲逸俗習久則難變壬辰

以後死亡餘民居無定所產無恒業遷徙爲生無役于身者三十有餘年矣一朝而驅之法令之中籍爲有役之民使不得轉動此豈從容號令之所可辦哉必將設法極其嚴守法極其確然後國中方無不佩之民矣古人所謂秦之痞嘗一快矣而秦之氣已索然者豈不大可懼哉此臣之所以爲甚難而當此紀綱解弛之日不敢遽必其效也至於量田則雖有暫時動民之弊乃所謂佚道使民而民亦慣於耳目無大驚駭誠能詳立科條預行須布使及今年收穫之後來歲耕作之前趁卽舉行則保無不可行之患矣

臣意莫如先行量田使民業有經稅入無縮徐觀國家綱紀漸次整頓域內民生漸次安堵不至於輕棄其土輕犯國法然後俟年運豐登民產稍恒試行號牌之法則或可以得力矣今之謀國之臣聞臣此論則必藐然遲之矣然以臣愚見中興以後 朝廷舉措多失於欲速而不達況此強兵富國之效何可蘄見於時月之間哉區區腐儒之意必欲曰安民爲本治兵次之疾病委頓精神短少不能盡所欲言伏惟

上裁

啓辭

私廟屬號博考前例啓 癸亥

禮曹 啓辭內私廟兩處遣禮官告祭時祭文頭辭名稱及屬號當先定奪德興之廟 宣廟朝已封大院君當遵行 定遠廟則時未有封號令儒臣博考事 允下矣臣等謹按漢宣帝初卽位下詔令爲故皇太子議謚有司奏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史皇孫謚宜曰悼後有司復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鎭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

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光武皇帝建武三年立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官

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
子旣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
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
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故爲父立廟獨羣
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
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
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祠別爲南頓君
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祀以明尊尊
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

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侍
祠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
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
祠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以後三世無嗣王莽簒
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
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
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寡恩之誚
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
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
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宋英宗初宰臣韓琦等奏

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詔下公卿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
議略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
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議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
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議上
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
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
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曰聞集議議論不
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

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
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
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
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皆留中
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羣臣議合行典
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
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
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謂漢宣帝光武
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

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而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

可爲彝得而其親字旣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程子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以上三君所處有得有失而皆有先儒定論其間或有與今日事體微有不同者而臣等不敢有所去取並爲書 啓以備朝廷參酌定奪此外亦必有可據者而臣等旣不能博通古今而館中書籍亦患不備不得廣爲搜考惶恐敢 啓

請去昏朝所上 宣廟祖字啓

臣意歷代帝王創業與國統中絶而再造之君稱祖
我　宣廟雖遭外寇而旋卽收復自致重恢未嘗有
國統中絶之事不宜稱祖也光海初年欲稱以祖其
時尹根壽以無義例上劄而止厥後許筠李爾瞻輩
請上尊號於光海光海以獨當爲悓更發稱祖之論
廷臣無一言其事遂行此可謂無知妄作矣況謚號
下稱祖有如帝王追崇四祖如宋之僖順翼宣我國
之穆翼度桓非如歷代太祖世祖之稱非所以尊崇
之也稱祖以功稱宗以德初無高下今者光海時所
上徽號方議刊去若然則當有具由告　廟之禮其

時弁告禰祖無例之意而改之似當云云

復命書啓 甲子

臣當初受 命於榻前面承 朝廷指揮曉諭小民
使無駭散倡起多士以興義旅兩件事外別無勾當
公幹而到道內六日卽聞 王師奏捷諸賊授首則
區區召募之事已無所用而戀主之情急於趍 朝
一面馳 啓緣由隨卽登途而憂惶奔走之餘宿疾
乘時五心煩熱百節酸痛艱難扶曳寸寸前進今始
來詣不勝惶恐之至臣竊見道內募兵之事與壬辰
不同壬辰寇至之初各邑守令棄城逃走竄伏林藪

故一時忠義之士奮袂而起招集散卒數千健兒不旬日而可聚今則大小節鎭各領其衆聽主將進退而連年調發之餘絶無閒丁士子等不過各率丁奴制挺爲伍驅之戰陣必無得力之理而所恃以爲壯者我順賊逆此直彼曲風聲所動雖蚩氓悍夫皆知君父之不可背盜賊之不可從賊輩聞之亦知致討之兵所在羣起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此則爲助不細非　祖宗遺澤在人朝廷處置得宜固無以致此而士子等服習儒賢之敎競勸忠義之風亦不偶然在所嘉奬而其所募義粮近嶺各邑則輸運于可輿

倉其遠邑則各從便近輸運于仁同之中旨倉星州之茂溪倉梁山之甘同倉泗川之場巖倉漕運入京以爲國用之意雖已通諭于列邑而自上來之後或不無解弛之患欲令臣從事官二員分管左右道而金世濂則在途中得癘中之証病勢甚重不任驅馳只令洪鎬留在勾管許多各邑巡行號令之際日月必多而不可無印信令該曹印信一顆下送使之竣事後復 命似爲便當敢 啓

政院論李義吉疏啓

有敬陵叅奉李義吉者疏論 大院君崇奉之意而

肆言無忌有若敦迫 君父之爲者極爲寒心此是
國家莫大典禮上年禮官與儒臣參考經史裁酌古
今定議于大臣非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倡於朴
知誠之疏盖已駸駸然有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
道之今義吉則直曰 殿下之宗廟爲 殿下父祖
曾高而設也其言之輕率怪妄又已甚矣至於廟寢
廊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無理之說不足
以熒惑 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而區區之慮猶不
敢昧然捧入敢此陳達

請遇災修省啓

臣等伏見去夜雷雨之變極爲非常不勝驚懼之至迅雷甚雨聖人之所爲雖夜必興燁燁震電詩人之所謂不令不寧乃是天怒之發也況此純坤之月陽氣閉藏之時而發作如此豈非天之所以大警動於
殿下者乎夫天變之作古人以爲仁愛之發者蓋謂欲令人君恐懼修省而不至於危亡有如慈父之怒其子乃欲其起敬起孝不爲有過之人也臣等竊見
殿下卽阼以來嚴恭寅畏無大失德而天災地變殆無虛月子能盡孝則父必不怒以此推之則天意固有在矣伏願 殿下益篤其敬愼之又愼臨 政處事

之際發號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古人所謂毋曰何傷其禍將長毋曰何害其禍將大者服膺不忘使祇畏之心無少解弛以爲修省之本務以悅豫天心召回和氣則 宗社生民之福曷勝大幸禮曰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此眞切之論也臣等忝侍近密職是疑丞區區憂畏之誠敢此陳 啓惟 勿以陳言而忽之幸甚

請至日停鞫啓

臣等伏聞昨日鞫廳大臣以至日停鞫之意仰稟
聖旨未蒙 允俞云臣等竊恨大臣之所以建言者

未盡其意以致　聖明之未及深察也臣等謹按易曰地中有雷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禮曰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觀此二條則聖人之所以致謹於陰陽消長之際者可謂極其誠敬而一陽方動之始安靜以養之者乃爕理陰陽參贊化育之大工夫也廵狩大禮也陽事也而猶且停之況用刑陰慘之事而可行於是日以傷初動之稚陽乎夏至之日五陽而遇一陰宜無所畏而猶曰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

之所成釋之者曰刑陰事也恐助陰而抑陽故不舉也況於五陰一陽之日其所以愼之又愼者當如何哉故曰事欲靜是則不惟刑事不舉乃百爲皆靜之云也竊念 聖明臨御萬物鼓舞而乃有凶逆之徒潛謀不軌孰不欲即日屠臠以食其肉而臣等區區迂見猶以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亭無大於此者而一日停鞫未爲失賊請依大臣之啓以應易禮之訓如曰討逆之擧異於常刑不可一刻停止以稽天討則亦願盤問窮詰以盡其情而訊鞫一節且待明日何如

政院啓辭

臣等伏見刑曹 啓目公事公州居鄭雰等六人以田結欺隱偷食米豆等事並請依近例梟示已爲蒙允此輩奸濫之犯極爲痛憤死固無惜但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故聖王之欽恤常在於此 祖宗朝法典雖十惡大罪已承服之人亦必啓覆後行刑其重民命之意極其詳審惻怛蓋如此今因一人陳疏該曹避抵斥之嫌請移于刑曹而刑曹遽請梟示二年遲滯之獄一筆勾斷快則快矣茅未知於聖王欽恤之道 祖宗審克之典果如何哉臣等之心戚

戚有不安者不得不仰陳所懷以禀 睿裁

請從諫院所論啓

近日諫院所論沿海獘瘼一事實爲病民之疹疾耗
國之大蠹而論列踰月 靳閟俞音有傷於轉圜之
聖德已爲不細而昨日則又顯示厭薄之意至以政
院之捧入爲非是以臺諫之啓視爲雜公事矣臺諫
袖啓草詣 闕則政院安得以不捧入乎 殿下於
此未免爲失言矣臣等竊深惜焉臣經世往在辛亥
年間忝按湖節歷徧海上見西邉一帶大洋了無尺
寸間地從某至某爲某衙門所有從某至某爲某勢

家所占侵徵征稅極其苛細而沿海之民蕩然失業
常所慨歎故上年入侍之際極陳忠勳府請復奪征
之非繼論裁省廳 批答未安之意則 聖明溫然
諭之曰此言予果誤發矣臣心感激尚如昨日事竊
想 聖明亦或能記之矣實不料弊源一開末流彌
廣海上征稅冒占之弊日以益滋今則殆與先海時
無異豈不爲 聖代之大累乎使其罷此而各衙門
不成模樣諸貴家阽於窮乏則 聖上之留難猶之
可也今旣萬無此理而海隅蒼生擧將欣欣有喜色
而相告盡爲復土樂業之民不審 聖明何憚而惜

此一着遂成一事而三失乎請加深思亟　賜一俞

請禁斷關節啓

關節之弊爲今日深痼之疾公道之掃地私意之滔天悉由於此識者之寒心久矣至於詞訟則尤是民生休戚之所係而不聽兩造之辭惟以請囑爲勝負曲者倖伸直者抱屈豈不痛甚作書干請本是士夫可恥之事而習俗已成恬不知怪雖有識之人間亦不免此由國家無法以禁之也請自今明立科條嚴行禁斷如有因事現發者請者施者並照以制書有違之律事捧承傳施行

請寢內奴復户之 命啓

有私民故有私財有私財故有私政此內需司之設所以爲王者之疵政而非所以示無外於民也內奴婢與各司奴婢乃是一般公賤而一復一否勞逸不均其有妨於一視同仁之政豈不大哉昨奉 聖批以爲當初只禁濫觴而已別無全罷之事云臣等之惑滋甚焉請罷之論發於反正之初而不得蒙 允其後又以勿給復爲請乃所謂思其次者而亦嘗屢請不許臣經世於 榻前凡三次建白則 聖教有曰如此力陳今當只復户役而勿復其田役 天語

丁寧今猶在耳竊想其時該曹之行會八方必以全
罷為辭矣今未數年因渠輩呈訴遽下還復之 命
是 聖上之視該曹筵臣反不如數三宮奴豈不大
未安乎令出惟行不惟反請寢內奴還復之 命

議禮合司啓 丙寅

初終罔極之中 許降三年之服在庭臣僚莫不咨
嗟感激欽仰 殿下抑情就禮舍已從人之德出於
尋常萬萬而惟杖期一節未能釋然於羣下之心繼
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君不當為喪主之教則又皆
相顧驚駭莫知 聖意之所在昨日伏覩 聖教然

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敎特出於爲　慈殿所厭而
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也此其輕重所在　聖明
萬無不知之理而但以厭於大宗則聖人不杖之制
截然而不可踰故姑以厭於　慈殿爲辭欲權依父
在爲母之禮猶不失爲喪主而以杖卽位也然則臣
僚之歎服欽仰於　殿下者乃爲全不識　殿下之
心而　殿下之注措施爲自始至終無非獨任己見
而初未有舍己從人之意也嗚呼此豈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　殿下旣以支孫受命　慈殿入承大統
爲　宣祖後矣而不用禮經所載萬古日星之制乃

欲權依父在爲毋之文以便其私情竊料 聖明內自忖度亦必知其未安而猶不能遽舍者特爲至情所牽耳不然則臣等之連日強聒於悲痛之中至於伏閤號籲夜以繼日者當伏瀆擾之誅而前後 聖批未嘗有譴怒之意者必以是非所在有不可威制也 殿下誠即是心而求之則翻然改圖去非即是只在一轉移之間耳其謂緖原出繼不可主此喪者又是大段失言不厭人心處也爲後後於義安者不能罷繼歸宗主本 親饋奠服本親三年則爲 宣廟之後爲 宗廟社稷之主爲四方萬民之所戴而顧可

以杖即位於私親之喪代行主人之事乎果爾則先儒所謂厚於所生薄於　宗統見非當時取譏百世者　殿下皆有所不免矣果爾則臣僚之稍有愛君之心者孰敢承順　意旨以遂　殿下非禮之禮哉雖越月踰時不得請則死不敢退請　亟命綾原君爲喪主　自行不杖朞之制凡事之嫌於國葬者幷皆寢罷

又

天下之事有箇是有箇非其中又有大是非者存焉是者終不可使之爲非非者終不可使之爲是但其

義理精微有難辨別故聖人教人必使之卽事而窮理以去其非而從其是程夫子所謂只是成就得一箇是者此也今 殿下之所欲行臣等必以爲不是雖 殿下終不能強之爲是臣等之所爭臣等必以爲是雖 殿下終不能強之爲非此眞所謂大是非者正如黑白之不可貿觀東西之不可易置而 殿下必欲貿觀而易置之雖大臣以下苦口力爭而不肯察納臣等不審 殿下平日講學明理之功欲於何處使用也私恩易過而公義難勉此固恒人之大情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乃是聖人之明訓喪固可以

直情而徑行乎雖蒙 殿下委曲開諭而臣等終不
敢奉承請亟回 天意使是非得所以答羣下之望
而無取譏於百世

又

聖意旣已自主私喪爲當然之事治喪節目又悉用
王后之禮卽承 聖批又以孤字自命臣等惶駭憂
憫不知所處聖人但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此乃盡孝之道而得爲而不爲不得爲而爲
之皆非所以爲孝也以 聖上之明豈不知此而乃
於送終大事節節違禮愈往愈錯求所以致隆於所

生者適以虧損　聖孝而不足爲親之榮豈不惜哉臣等之不避煩瀆於　哀疚之中者只欲愛君父以德而不以姑息耳請穆然深思翻然改圖速立喪主勿以孤孑自命殯殮諸事並從死爵勿用　王后之禮

又

臣等伏覩　下大臣之教其抑情從禮之意至矣盡矣臣等不勝感激繼之以涕泣也今之所爭只在杖與不杖之間宜若可以將順而第念禮經所無難於義起惟父在爲毋杖朞而今日之事與此不同恐未

若不杖之爲有據而得中也聖人制禮之意極其精微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請更加深思俯從廷議

又

臣等伏覩 聖上答領議政李元翼之劄深以上下意見大相不同爲悶臣等於此心有所戚戚焉夫上下志同乃古今天下臣子之至願而三代以降常患於不同者其咎在於上之人不能自克耳今日廷臣之所爭乃是萬口一談之論天下眞是之所在而獨殿下不以爲是宜其愈往而愈不同也臣等無狀固無以取信於 君父而大臣諸宰豈皆妄論而欺君

父者哉況元翼以　先朝元老血誠愛君　殿下之
平日所倚毗眷遇者如何其不爲妄言亦　殿下之
所知也言逆于心必求諸道乃人君聽言之法也
殿下誠能虗舍主意深思衆論之所同者果出於愛
君之誠而亟加　察納則上下情意欣然大同而無
不合矣請毋以不同爲悶而但務自克求爲所以大
同者

又

禮經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服不杖期自是百
代通行之禮乃所謂天地之常經夫人皆知之矣臣

等實不料　聖明之不察於此也然非有所不察特欲爲主於私喪以伸其情故雖知禮經之意昭如日星而有不暇顧不察之失小蔑禮之失大此臣等之所以終始力爭不敢避瀆擾之誅也癸亥議禮之初禮官已以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爲言此非禮官之私見實大臣三司之所共評訂者也　聖意若以爲不然則當於其時　明降指揮使之改議而只以依議施行判下則是已許綾原君主此祀矣主其祀者主其喪斷無可疑不容他議而乃於初喪急遽之中始下綾原出繼之教而欲自主其喪臣僚爭辨於外而

節目盡行於內此豈 殿下平日誠心待下之道哉
臣等尤竊惑焉臣等之所論者非一二事而今皆已
無及矣獨有立喪主不杖期兩節當以得請爲期不
容但已請 勉抑至情以綾原君爲喪主自行不杖
期之制

又

儀形永閟摧痛愈切此時誠不忍更爲煩瀆而但念
成服之前只此一夜失今不言則無及於事而誤
殿下於過擧又安敢苟順 聖意以爲小人姑息之
愛乎 殿下厭於尊祖而屈其私恩綾原罷繼歸宗

伸喪本親此爲兩得其禮而無一毫有憾於愼終之道不識　殿下何嫌而難之乎樂正子春之喪其母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旣而悔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烏乎用其情蓋其情發而踰禮事過而悔也今

殿下至情所發不覺其自陷於踰禮而所失之大又非子春之比竊恐他日事過之後將有不勝其悔者焉請　反情求道　命綾原君爲喪主服三年服

殿下服不杖期勿之有悔

又

臣等之所論執於喪禮者非一二事而叫閽累日無

一得請 殿下之所欲爲悉皆次第應節無一不如
意者臣等之不職固已多矣其中 自爲喪主以杖
卽位一節又是任情失禮之尤大者而昨朝所進
啓辭至今不下漠無可否而踰制之服已成於 內
此前所未有之事也臣等俱以無狀不得取信於
君父致有如此過擧誠無顏面自立於諍臣之列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大司憲避嫌啓

臺諫主一時公議故凡國家大事臺諫論執則該司
不得擧行雖 上教亦不敢從此是二百年來通行

舊例可見 祖宗列聖屈於公議不敢自用之盛德也
近日合司論執之事關於禮之大體而其中主喪杖
期一節尤是莫大節目所當碎首力爭必期回 天
而臣誠意淺薄不能感悟 聖衷失職之罪固已大
矣至於十八日初昏禮曹判書金尚容在陳慰班中
顧謂臣曰明日成服雖退合司終不停論耶自 上
催入儀註故欲知之耳臣性本疎脫暗於見事錯料
成服不可退日答曰此是 聖上大段失禮之事本
欲於今日達夜論執今聞自 上有窒塞之候醫官
入診而不能酬答朝日之 啓又留政院今已無可

爲矣時刻若至則勢須進服退日則恐未安云矣今
聞廷議譁然皆以爲退日之事小踰制之失大況六
日成服本非此喪正禮日期之退有不可恤而臺諫
自失直截之風墜落舊規云此是不可破之正論聞
之竦然使臣初無此答則該曹必不敢徑進儀註自
上亦不得遽成謬禮今日誤事之罪臣實當之自今
以後凡臺諫論執而該司舉行者亦必以今日藉口
是則臣之錯見非但成　君父一時之失又將啓國
家無窮之弊必須身伏重誅然後舊防不毀而後弊
不生請　命鐫削臣職以正其罪

又

人君有非禮失義之舉則人臣死不敢從此古人所謂從義而不從君者也凡在有司尚然況身居諍臣之列以匡救爲職者乎臣等今日自處之義惟有一箇退字況在庭公議凛如秋霜今若抗顔則豈不爲甚無恥之人而　聖明亦安用此臺諫爲哉使同僚果有直氣則所當秉公昌言直加駁正之不暇而乃爲含糊委靡之言苟且請出至以拘於事勢迫於

上命爲辭皆不足深責則殆將驅一世爲觀勢顧　旨之態可謂不成說話矣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夫

所謂不得其言者謂諫於君而不用也顧此初不能直言極諫感動　天衷又不能自持風裁輕毁舊規者復如何我臣等决無就職之理請亟　命罷斥以重公議

請罷榜啓蒙　允

取士於詞藻之末藝已非登賢選良之道况於其間雜之以私邪使薰蕕混淆則實材何由而得天職誰與共理此科舉不公之弊所以必凶於國家而人情之所共憤也今此殿試拆名之後人言藉藉所云行私之狀不一而足而要非目視手指之事或未必不

出於中間扇動之言固不可盡信況可得以摘發乎但聞場屋不嚴日黑之後試官下人有與舉子相雜云苟爲如此則作奸行詐何所不至極爲寒心然此亦行私鬼蜮之謀他試官何得以知之唯其二更將闈場屋始罷收券官起出之後追捧試券至於累請取考此則同參試官均有苟且不謹之失請趙希逸以下及其時承旨幷 命罷職莫重殿試旣有不公之謗喧播朝野非徒士子之得參者皆不能自快於心苟且仍存則科舉之事不重而後日之弊益滋請別試殿試罷榜考官之賢否而人材之得失係焉其

任不亦重乎苟不一一愼簡或使匪人厠於其間以行其奸巧之計則雖名公巨卿環坐接席而不免見瞞庚戌年許鈞之事可以鑑矣請自今凡試官並令極擇擬差殿試之官尤當十分掄選必得心公眼明恥爲邪僻之人以畀其任如曰二十一望難於盡得其人則或省其員數以應唯其人不必備之義未爲不可員數旣省則分考謬例自爾當除且令日没之後罷出收券官以防暮夜行奸之獘凡此等項並令禮官詳加釐正 啓稟定奪以爲一代之制

憲府請削濫録勳列啓 戊辰○上疏辭勳不得請過國忌

後即以公論發之期於必免後竟得請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以其賞當其功而足以爲慶也無功者僥倖則有功者解體此先王之所以以賞僭爲戒也而况錄勳之擧又是　國家賞功莫大之典何可容一毫濫僞於其間哉今此逆賊兇慘之謀乘發於一夜之內而幸賴上變先入　國以不亡告者之功雖分茅裂土有不足惜而中外表表在人耳目者不過六七人而止而錄勳之數乃至於三十二人之多其無功而濫錄者蓋四分之三矣近由錄勳之不公議者扼腕而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至於推官

之並録作俑於乙巳權奸把弄之手不可以爲法己丑之事雖出於 先王特命而一時主公論者極力爭之以爲不可許𥛚等雖曰元勳何得妄有陳請有如援例之爲乎請中外首告者若干人外其餘冒録者盡行削去以重録勳之典以杜僥倖之門兇逆犯闕之期迫在一夜則 宗社之危間不容髮人臣之義所當狂奔盡氣入告之不暇而洪瑞鳳旣於朝前得許𥛚之書沈命世亦於 闕中見崔山輝之報而或遲留私室或出外謀議日夕始令告者自爲上變以致分部太晩事勢窘急昏黑之中對面失賊此二

人俱以勳戚宰臣義同休戚而欲避告變之名幾誤
大事罪在難免有何可賞之功乎請洪瑞鳳沈命世
并命先罷後推洪瑞鳳削去勳籍

呈文

上楊經理鎬文戊戌

朝鮮國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鄭經世爲言須事先志
貴交孚玆敢預瀝危悰冀圖寸效事卑職以駑劣無
狀猥受重任於板蕩之餘自揣才器萬分不堪蓋已
朝受命而夕飮氷矣辭堂之日又蒙老爺面賜指揮
丁寧之以盡心國事奬勵之以金段厚貺褊邦賤臣

雖極庸陋其忠君愛國之性亦出於天畀豈不重感
激於老爺之戒告而不思死於吾君吾國之事耶出
城驅馳每懷靡及今將到本道之界而治本道之務
矣憑藉威靈殫竭心力虫臂鼠肝惟老爺命盡瘁效
死圖報涓埃此心耿耿在中不昧天地鬼神實所監
臨非可誣也苐有一事不得不瀝血盡言於台府之
下者言深之罪自明之嫌俱不可避而如蒙俯察則
於老爺經理小邦之政亦不爲無少補矣自古天下
之事莫不成於孚信而毁於疑貳上下大小情志交
孚相須相倚如頭目手足上絶猜防之念下無見疑

之懼然後心同力協影從響應所如者無難事矣小邦不祿罹千古未有之變君臣播遷越在草莽西向請命於 天朝終始仰仗 皇靈以圖保存而一毫不敢有他計此則天朝亦嘗許以忠義矣乃者訛言孔將飛語荐興譸張之極至有小邦君臣所不忍聞者而含冤忍痛不能一一暴白於天日之下者亦已多矣卑職出都之日又聞妖言自南方來謂南路陪臣有許賊以割地與賊以軍餉者至以此語形之詩中其言已入於老爺門下雖門下賢明不遽取信不以聞於老爺而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則此

言之終不能動門下之聽亦不可保也今卑職將入南界而爲此懼深恐受老爺戒誥以來幹不得一事而或有意外不測之言先入於老爺之聽則老爺雖明安能於一言之頃斷卑職之必無此事而不見疑耶若爾則卑職雖欲粉身糜頂以副老爺之命而發言作事動輒拘掣終不得自盡其心力以死豈不寃痛而推言其害則又不但爲卑職之寃痛而已也夫以小邦素習禮義粗知忠孝而寡君至誠事大如子事父臣子之稍有知識者莫不觀感而順則顧當存亡危急之際忍爲媢賊求生之事實萬萬無是理而

興訛造語無所不至試以近事言之南倅之素無子女者得以女與倭之名閣臣之奉使畿邑者有投倭尚州之謗此其情迹較然而有此唇舌況如卑職者又何足顧耶嗚呼君臣之間有如父子而古人尚有臨行上書至爲息壤之盟者誠以先事而言則情志易孚見疑而辨則先入難解故不得不爾竊惟老爺以天朝重官下視小邦陪臣其地位之懸絕不啻如天淵暗無一言而欲望其情志之潛孚不亦遼乎此所以彷徨踧踖終不得避干冒之誅而願先事以發口以圖功於萬一此非但爲身謀亦所以爲國事謀

也重念卑職獲罪于天壬辰冦至之初毋死於賊師死於賊弟死於賊一門骨肉之死於賊者又殆十餘人其痛惋沫血之誠實倍平人而才駑力微蓋相毋募兵而餓不得報痛在心骨七年于茲矣今幸得死有所而又有老爺威名是賴奔走於下風得見此賊之滅則死無餘憾而輒於未赴任之前軍兵糧餉大段緊急之務皆未及奉稟先以此言進其罪雖大而其情則慼矣伏望台慈俯垂憐察曲賜陶鎔使頑愚含慼效命於知己之前則一塵雖微成山有補豈不幸甚易曰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

務願以此言敬爲台府誦之

禮部禀帖 己酉

朝鮮國差來陪臣吏曹叅判鄭經世禮曹叅判呂裕吉刑曹佐郞兼司憲府監察李芬等謹薰沐跪禀乎禮部太堂老爺台前卑職等於本月十六十七等日詣朝天宮依序班譯官等援引前例以玄盤領隨班演儀訖謹按 大明集禮蕃使朝貢儀冠服條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朝服行禮竊伏惟念我 太祖高皇帝折衷百王之制定著一代之禮其一統四裔納之軌物之意蕩蕩乎非前古所及 世宗肅皇

帝刊行是書廣布中外使萬方臣民皆得考據有所遵行如太陽中天萬物咸覩而奈小邦前後陪臣並以玄盤領從事大盤領之制創於後代本非法服今雖爲大小臣僚行用之服而以之用於朝賀大禮則非徒不經甚涉苟簡況玄之爲色古人用之爲齋服故禮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今於萬國會同鳥獸率舞之地奚取於陰幽之義反復思惟莫究厥由此必當初小邦陪臣不識　皇朝禮制用此無據之服而皇朝典禮之官只謂夷人鄙陋不閒於禮遂不責其備禮因循襲謬以至今日則耳目所習有同經制

問之於序班則曰玄衣也問之於譯官則曰玄衣也前後陪臣習聞其說而未嘗致疑其致疑者亦不過曰　皇朝以此分別華夷耳豈知　高皇帝制禮之意大如天地昭如日星如此耶卑職等今欲遵行憲章以朝服隨班而久則難變變則致怪人之常情況此朝班大禮何敢曰禮如是而徑行之哉伏乞老爺稽之皇制參以禮意許令朝服入參以舉廢典以整朝儀則自此以後小邦陪臣得與衣裳之列者皆老爺之賜也老爺若以事異親臨見疑則是尤不然集禮班位條曰其遇正至　聖節則隨班行禮位在文

官拜位之東云而無服其國服之文豈不較然明甚設令服其國服小邦非如毳衣卉服之比凡典章文物一遵　皇朝之制其遇節日望闕拜表迎　詔等禮　國王用　欽賜冕服百官用朝服卽事而盤領之衣則不用焉今行之於國中而廢之於　大庭豈不尤爲忝舛再念前頭節日雖近而此事初非創議新制必經聞奏之例申而明之舉而行之特在老爺一處置之間伏乞老爺曲加商量速賜裁處不勝幸甚

兵部呈文

朝鮮國差來陪臣吏曹參判鄭經世禮曹參判呂裕
吉刑曹佐郎兼司憲府監察李苾等謹呈爲過慮生
疑下情易阻懇乞老爺洞賜照察曲垂陶鎔事卑職
等爲 國王咨奏內硇硝一事未知 朝議如何不
勝憫鬱討謹令譯官張士元南龥咸等詣職方清吏司
裏跪禀則蒙徐老爺面問以小邦細民偷賣於奴胡
爲慮云夫人之情僞難察久矣而小民無知惟利是
營亦何所不至宜徐爺之有此慮也惟是此事之必
無明若觀火者有二焉卑職等請以死保之夫人必
言語相接也然後得以通其詐僞焉往來相雜也然

後得以交其貨物焉小邦之西北二道雖與奴胡境
土相接其部落所居深者八九百里淺不下數日程
而界至相截法禁甚嚴絶無往來雜處之事兼且語
言不同道路幽險雖有至愚嗜利之人亦不敢負硝
硝犯死禁走數日程與平生不見面目不通言語者
相售而求利也明矣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安肯
賫莫重之貨而涉不測之境以自取殺越之禍乎若
彼胡或橫行於沿江之地則時有之矣方胡之至我
不敢以零賊而忽之沿邊城堡莫不戒嚴以待之又
安有奸細之徒攔出其間私與之買賣耶凡此特以

形迹之易見者言耳若以利害之大情言之則尤爲較然此胡之朶頤於小邦非一朝矣特以小邦有大邦爲之父母得全於壬辰之變故不敢輒發而其投鞭鴨綠之心實未嘗已近自两酋結搆之後桀驁之形猖獗之狀歲異而月甚小邦人心憂恐驚駭莫保朝夕彼小民蚩蚩縱不知有君國其愛父母重妻子之念根於天性出於至情雖使責一斤硝得一斤銀必不以此器與彼賊使屠其父母戮其妻子也世間安有此理此卑職之所謂明若觀火者二也另貿之請乃小邦莫重莫急之計今若以此致疑而阻其

請則竊恐所謂過慮生疑者不幸近之而小邦之冤悶在所當白卑職等不敢以犯分爲慮而嘿無一言焉嗚呼壬辰之變賊在東南而小邦君臣得以西竄於　父母之國故興師給餉發運兵械　皇上終始拯濟之恩無所不及今此胡無動則已動則必先絶遼路使小邦不得赴愬於　天朝而肆其糜爛當是時也　朝廷雖不惜萬石之硝以施拯濟之恩亦有求我於枯魚之肆而已豈不痛哉　寡君深謀遠慮實出於此而咨　奏中不敢索言之伏乞老爺洞燭千里勿用三思速行題覆曲垂陶鎔不勝幸甚

擬呈禮部文

謹呈爲以理爲斷不疑無查速賜裁處用懷遠人事
卑職等竊聞 國王咨内中江關市革罷事一款
廟議將欲行文遼廣查到後方議罷留云竊念此事
在 朝廷處置陪臣之義惟當恭俟指揮不敢有所
喋喋於其間而反復思惟躡嚅累日又不能終嘿不
陳則輒以愚者之慮仰備採擇焉 王師東出之際
權設此關以助接濟特出於一時便宜之計本非久
遠之規故班師之後卽議還罷而其所以仍留至今
者亶高太監蔘課之議有以沮之耳只據此等情節

而斷之以理則革罷之當否可一言決不待查而明也卑職等第未知老爺必欲行查者的爲何事欲知原初設立之由則 寡君咨内始末具在歲月可考欲知正稅多寡之數則老爺於邊疆重事必不問此以爲決其必欲知事勢之便否矣則老爺既不欲據理懸斷而必問於撫鎭撫鎭又安肯據理懸斷以對於老爺乎其勢必將次次詢究以及於中江而後已中江之人以市爲利託公濟私無所不至今以罷市之便否詢及於此輩則是使欲罷者制地竊恐實事不聞聞事不實而關市之弊終無可袪之期矣卑職

等於此又大有所慮焉查而得其實則善莫大焉查而或不得其實如上所陳則老爺於參商裁決之際必以遼廣之報爲是而以　寡君之咨爲出於不實寡君幼習毋誑之訓長加以實之功嗣位以來號令於國中者無非忠信之發至於事上之際尤殫誠敬不敢有一毫欺慢者國人之所同須戴今以不實之名或歸恪謹之地則陪臣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此所以囁嚅累日而終不能嘿也伏乞老爺曲垂諒察卽停行查但據　寡君咨內事理決其可否則其存其罷特在老爺處置初非　寡君之所敢必況陪臣乎

卑職等竣事之後將浹二辰淹留公館久糜廩料惟
復命之期計日以竢若竢行查回到卽當更延時月
亦非遠人之所得安心并賜憐察速行裁處不勝幸
甚

督府呈文　癸亥

伏以小邦誠不幸而不吊于天國步將顛誠幸而見
佑于天邦命再延舉國臣民出死得生懽欣抃躍日
俟　冊命之降玆聞詭說震驚至有查問指揮嗚呼
此豈小邦臣民始慮之所及哉心痛之極不得緩聲
請陳其一二而幸老爺之垂察焉粵惟我　昭敬王

不幸無嫡嗣不得已而以側室所出光海君琿爲世
子盖嘗請封於 朝廷未獲 命而薨光海君遂襲
位其在儲宮巧飾虛僞稍有仁聲而此座之可惜識
者或已憂之旣襲位則乃背棄 昭敬王臨絶之訓
不畏于天不畏于大臣恣行不義反道悖德罔有紀
極其大者則 大妃金氏以嫡母而有子常懷猜忌
與逸賊合謀幽廢别宮穴通飮食将 大妃父悌男
誣以謀反而殺之将 大妃七歲嬰兒奪之於懷中
囚于海島而瘐死之遂赤其族不遺噍類凡有地逼
而勢嫌則並不相容兄弟姪從同氣骨肉次第屠戮

是其斁毁倫紀自絶于天甚矣然此猶國中事耳至於小邦之事　朝廷如子事父自我　先君康獻王以來世篤忠貞罔愆侯度式至我　昭敬王有隆無替守藩四十年終始一心蒙　神宗皇帝察見至誠屢加嘉奬逮于壬辰倭酋平秀吉大擧入寇而恐喝小邦迫令先導　昭敬王以爲廟社可隳　朝廷不可背遂擧國而西赴愬於　朝廷　神宗皇帝益義之動天下之兵運天下之粟拯濟於淪滅之餘自開闢以來中國之待外藩未嘗有此　神宗皇帝字小之仁固天地莫量而小邦之着於忠義亦自此而益

信於天下矣迺者奴酋猖獗大邦爲讎則爲光海之義雖無 帝命猶當竭心殫力整繕飛輓以赴 朝廷之急迺爲無負於 皇恩無忝於先烈而陰懷詐諼潛與虜通皮幣金繒信使相望深河之役帥臣附賊本出密授宣川之變邊吏引寇亦由意諭此而能忍孰不可忍犒賞之賚實入内帑 詔勑之須蔑不迎受 王人入境則嚴加防禁惟恐所作隱慝或徹於 朝廷此其背恩忘義絶滅天常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不惟無以爲 昭敬王之子又将不得爲 聖天子守藩之臣矣其他沉湎酒色窮極土木擯斥忠

賢崇信奸諂淫刑掊克剝割黎元凡可以亡國喪身
者靡所不爲而不暇悉數亦不必悉數矣殘賊之人
是爲獨夫人心已離天命靡常神人與能曆數有歸
我　寡君以　昭敬王親孫英明仁孝出於天性盖
自幼穉之時　昭敬王已奇愛之　昭敬王妃上體
先君遺意下應百姓徯志廢昏立明轉危爲安一日
之頃境落清明彝倫既斁而復叙天理既絶而復存
兇邪斥戮賢俊登庸苛政除去塗炭奠安雖古昔順
天應人之舉莫是過矣奈何從者如市快覩爭先則
曰稱兵向闕庭燎所延旋卽撲滅則曰焚燒宮室天

命人歸至順至易安事干戈招倭之說尺童所笑雖
置外邑不廢供奉恩禮有加壞君之言天日可證傳
曰走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以老爺之智必無
照察則凡此數端必不待深辨而明矣若以廢立之
舉非常反經爲非則天下之事有經有權權而合道
是亦經耳聖人之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此言何謂
耶君有大過三諫不聽則貴戚之卿可以易位况獨
夫所犯不止大過而以毋廢子命孫承祖其名義之
正事理之順百世以俟可以不惑而萬里之外明有
未見此帝舜之聖所以有畏於讒說也伏願老爺秉

公垂明大觀深察亟與敷奏力爲俾釋使　寡君得
以早承　寵命以綏東藩而小邦得以快雪不韙之
名自立於天壤之間不勝幸甚

百官呈天使文　丙寅

謹呈爲痛陳危迫之情冀蒙敷奏之恩事小邦僻處
海外幅員褊狹土地磽确禾穀不繁一年租稅之入
僅足以供一年祭祀祿俸賓客饔飱之用猶且縮節
浮費歲積儲餘以備水旱兵戎不虞之需不幸壬辰
兵燹之後公私倉庾蕩然成燼至今三十餘年猶未
復舊孑遺之民不能百一於平時則出粟米以輸于

官者其數可知也於是國家一應經費悉從儉省祭祀用下牲卿祿視下士有如貧人窶子忍飢家活計苟度歲月至於軍餉所需甚急且重則不免加賦於常稅之外以給其用雖竭民膏血有不暇計自己未以後奴酋構釁中外騷然四民失業而防邊餽餉歲費數十萬石則左廩廩乎常有不繼之憂先王之制無三年之蓄則曰國非其國況不能支一年乎嗚呼其急甚矣迺者督府毛爺單兵越海栖泊我疆招撫遼民諭以逆順遼民之慕義歸正者繈屬不絕加以數年以來遼左凶饑抱負流離貿貿而來者又不可

勝計今督府所統標兵數萬之外其老弱不堪爲兵者亦且數十萬督府旣客寓我地其勢不得不取資於主國軍餉之外又責賑糶之需雖俵給物貨名以懋遷而實非國俗所要不能流通實皆取辦於農民夫以一夫之耕供百人之食此豈可繼之道哉近得餉臣申報上年十二月以後支用之數已十萬三千六百包零從前百計經營各道輸運之穀已盡乏絕不得已發出邊上倉儲留待城守者以繼之如昌城義州最爲賊路要衝備禦緊急之地而昌城則已一空矣義州僅有旬月之儲他邑可知持此待賊一髮

千白不足以喻其危矣遼民之流冗者又散布村閭與我民雜處開口指腹沿門討飯雖以督府鈐束嚴明屢行梟徇而飢餓切迫何所不至弱者不避咄啐強者恣行攘奪終至於主客胥怨怨極而怒近聞邊城山洞僻遠去處或有斯殺之變夫絕民生道而禁民爲亂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豈不寒心如使小邦稍有儲偫可以相及則以我 寡君至誠事大之心何敢爲 天朝赤子惜西江之波乎誠以勢窮力屈如上所陳將使數十萬生靈朝脫虎狼之口夕爲烏鳶之食此 寡君之所不忍恝然也爲此再行聞奏請

簽留丁壯撥還旋倪以爲兩利俱全之計今蒙 朝廷軫念另爲區處令督府將在鮮遼民盡刷邊島其存撫外藩必欲全安之意出於尋常萬萬小邦其蘇之喜啣感之情曷有窮已况督府目見邊上形勢岌岌若此必能造加擘畫奉行 朝旨有如救焚拯溺之爲大小臣民方側足傾耳以俟萬一耽延時日不爲之所則是爲坐視小邦垂亡之勢遼民待殲之命督府忠勤有素其必不忍爲此矣抑朝議謂鎭臣收之使不在鮮封而鮮人必欲驅之使并不近鮮島則驅其民能驅其帥乎又謂驅之入島可也驅之離島

不可也卑職等竊恐 朝廷於小邦情事猶有所未盡照察也小邦之恪謹侯度不敢或懈餘二百年矣蒙 列聖嘉奬之典亦非一二計矣壬辰之變以亡爲存秋毫皆 神宗皇帝之賜君臣上下糜粉思酬之念銘在心肝矣凡所以供事于 朝廷者力所暇及有不肯盡則神明殛之矣况今與賊對壘兵力單弱而猶得相恃以爲固者以有督府在邇爲之唇齒也卽使小邦原無向上之誠但有自爲之計必不欲驅之雖島使不我近矣 朝廷旣以安揷各島之事專責督府小邦惟當靜俟 朝命不敢三瀆所恐督

府不早爲戒小邦無食可給終至於淪胥以亡以貽
朝廷之憂耳竊惟二位老爺手捧 綸音遠涉荒域
福星所臨萬物皆春早職等快覩祥儀私自慶幸敢
陳危迫之情仰干咨訪之聽小邦存亡危急之會固
在呼吸而 朝廷保存屬國之策亦甚緊急伏乞曲
垂軫憐俯採輿誦復 命之日備將耳目所及明白
敷奏於 冕旒之下則其賢於 寡君遠外聞奏之
不能親切不啻萬萬而亦所以仰體 皇上一視同
仁兼濟內外之德也豈不幸甚

呈金牧使尙容文 乙巳爲本州儒生作

粤昔申侯濬之來莅玆土也謂治邑之道莫先於興學廣治書塾於各面以課蒙士至今吾尚之人粗知絃誦之習禮讓之風者秋毫皆其賜也厥後衆議咸欲中州而建一書院使一邦士子咸聚羣居以爲觀善之地而廟享先賢以隆尊師崇道之典或因謀始不審或因卜地未定遷延歲月事未集而壬辰之亂作冦退之後士子之僅存於鋒鏑飢餓之餘者十不二三欲相與收召魂魄尋理舊學則旣無藏修之所又無導迪之方倀倀貿貿莫知所之而善俗日以壞渝風日以滋縫掖之含嗟茹歎者久矣幸今瘡痍已

定文教可遑而適遇斯文大君子爲之地主此古人所謂天與我時也民等玆於本月初七日大會鄕人共謀前事將以二十五日選勝於有洛之溪爲及秋鳩材之計竊念官家物力蕩然懸磬雖以令城主游刃手段極知無所致力然而凢百規模施措等事必須聽候指揮伏望敦念於風化之源留神於籌領之外爲古人悉心綱紀之事則庶見渠渠厦屋之成而仁風所動多士蔚興吾申侯不得專美於前矣豈不幸甚

呈柳方伯永詢文 爲本州儒生作

伏以士子衛道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宗事先儒使臣
宣化之務雖多而莫急於倡起文教玆皆各其職分
實上下之所共勉而患在下無篤實之志上失振作
之方鮮能相與以有成此前事之當戒而今日之當
勗也竊惟吾道之東久矣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
退陶中間若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於
數百年之間蔚興於數百里之內講明正學啓佑後
人我東儒賢之出於是爲盛而我嶺南所以爲我東
之闕洛也高山景仰秉彛所同雖無間於遠邇想像
欣慕之情尤切於耳目濡染之地吾尚適在嶺之上

游爲一道大邑冠章甫衣縫掖者亦不爲不多今欲
中州而立一大書院合祀五賢以爲羣居講習之所
以寓羹墻追慕之懷相與誦其文辭遵其塗轍庶免
爲鄒魯之罪人而使後之學者知吾道正傳之在此
不爲他歧異說之所遷惑則斯文幸甚國家幸甚不
但爲是邦之盛事而止也人心所同士論齊合卜地
於洛水之上則羣山環峙大江中注勢高而宅幽曠
如也奧如也允合於先賢妥靈士子藏修之所或者
天作而地藏之以俟今日也第念工大者費殷事重
者役鉅以吾州蕩殘之力決不足以辦此事此生等

之所以長吁永歎不得不以聞於宣化之地者也伏
惟相公閤下受任於多事之際專閫於潰裂之地其
所以綢繆邊圉勤恤民隱者宜無餘力暇及他務而
下車之初首以興學爲重接引多士誠心勸課舊章
之有關於奬育者次第修擧棠車所到士爭興起此
所以急於先務而知所用心也吾黨隆師之擧適値
右文之政豈非斯道將興有誘吾衷而經畫布置之
事悉有賴於閤下耶以道而言則天下之所公共以
人而言則一國之所尊敬以事而言則一道之所同
力伏願閤下勿視爲一州之事按圖視制度材量力

經費之不給於本州者益之以營儲力役之不足於本州者助之以隣境工匠材物之不產於本州者分定之以各邑通融湊合以爲裒益則力之均於彼者甚微而事之集於此者甚大渠渠廈屋之成將在不日而閣下倡起文教之化鼓舞遠邇爭相激勵蔚爲時材則其惠之所及又不止於一州一道而已豈不偉哉嗚呼天降大賢道積于躬生不得笙鏞於治道歿猶爲模範於後學則其一時之不幸乃所以爲大幸於後世而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士各異師人自立說尊禮之典未聞詆侮之論或發豈不爲有識之寒

心而吾道之深憂耶生等地同生晚旣未及摳衣於
函丈之間志勤力微又不能棒土於塞河之日末路
張倀靡所依歸區區廟享之事乃為盡誠之地而不
有賢相公特與致力則又恐終不得成就其情戚矣
敬數腹心言不知裁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八

易經大全

十卅